



容闳为实现了他的“留学教育计划”，放弃了留在美国任职的机会，于1854年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。

西学东渐记

容闳著 王德润译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容闳回忆录《西学东渐记》被收入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。

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容闳

1828年，容闳(Yung Wing)出生于广东珠海市南屏镇的一个农民家庭。他七岁随父前往澳门，因家庭贫困，其父送他到免费的马礼逊教会学校(Morrison School)就读。后学校迁往香港，校长布朗(Rev. Samuel Robbins Brown)牧师是美国传教士(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)。1846年，布朗校长告诉学生，自己因健康原因决定回国，同时想带几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，容闳是第一个站起来的学生。1847年，容闳随布朗校长来到美国，先就读孟松中学(Monson Academy)。1850年他报考耶鲁大学需自筹学费时，孟松中学校长劝说容闳，可以签订日后回中国当传教士的誓约，以取得该校提供的助学金作为交换条件。但是，容闳婉拒了，他立志独自回国从事教育事业。他在贫穷中成长，树立了造福中国的理想，出身贫苦却不自卑的高尚品格深深感动了布朗牧师，他积极为容闳募款，帮他入读耶鲁大学助以一臂之力。

1850年秋，身穿长袍、拖着长辫子的容闳考入耶鲁大学，成为美国和耶鲁学院就读的首位中国学生。当时学校只有500名学生，容闳为了解决一年二百多美元的学费、生活费问题，在校勤工俭学。“晨则为之购办蔬肴，饭则为之供应左右”，他为学校餐厅的帮厨可以免费食宿。第二学年竞聘成为兄弟会图书社管理员，获得每月30美元薪资。就这样，再在加上教会的帮助，容闳得以克服财务的困难。在此4年中，他学习刻苦，英文成绩优秀，在第二、三学期接连两次获得了英语竞赛的冠军，终于在1854年顺利获取文学士学位从耶鲁大学毕业，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。当时1854级全校毕业生共98位，容闳是唯一的中国毕业生。由于他在学期间的突出表现深得人心，为容闳题写临别赠言者竟达92位之多！同学的题词赠言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同学的心声：“荣誉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结果而不是目的。你的处境很特别，甚至还有困难，但是你在这里顽强地支撑过来了。我深信你回故国以后，将有力量为真理和上帝去做大量的工作。”另一位同学厄斯金·怀特(Erskine N. white)赠言道：“雄心是美玉，一切杰出的成功由此而进行。虽然一个中国人从耶鲁校内‘美国土著’那里拿走不止一起奖项，但我认为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不乐意看见你这样聪明的家伙取得成功。如果你将来一如既往如此风光地雄心勃勃，便不会有失败的危险。”经历了4年的大学生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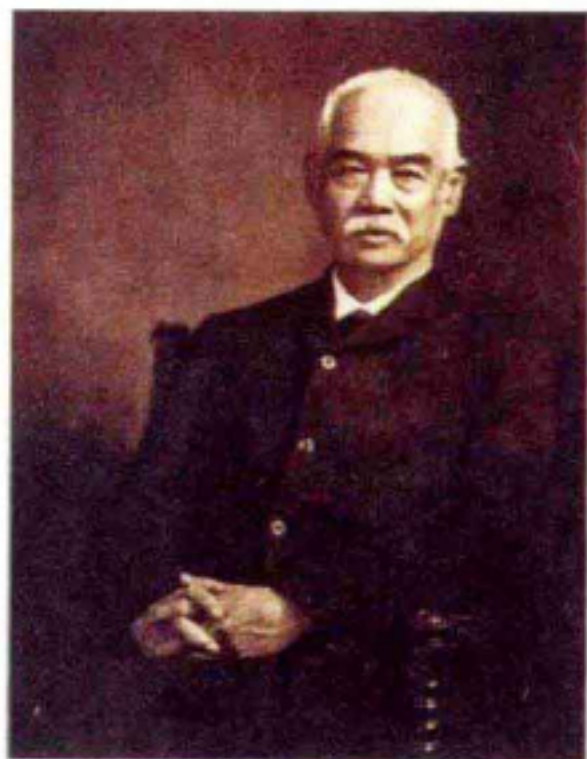


耶鲁楼房由建筑师詹姆斯·罗杰斯设计,其浮雕展现了当时大学的生活:有作家、运动员和读书打瞌睡的学生等。

尤其是与学校橄榄球队和划船队的拼搏相处,Wing(容闳之名)已成了耶鲁伙伴们赛事Win(赢)的象征。

此时容闳已确定了自己的志向,他说:“整个大学阶段,我更思念深受痛苦的中国人民,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,令人心感沉重。在大学的最后一年,我已经计划好将来要做的事。我决心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。如此,通过西方教育,中国将得以复兴,变成一个开明、富强的国家。我将尽一切智慧和努力奔向这个目标。”容闳就是为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“留学教育计划”,放弃了留在美国任职的机会,怀揣强国梦,于1854年11月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。

回国的处境并非一帆风顺,容闳先做过洋人秘书、译员、海关职员等工作。他曾去南京,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会面,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“治国七策”。洪秀全则曾经授予容闳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,但最后他拒绝赐封而离去。后容闳在广州美国公使馆、香港高等审判厅等处任职。当他离开上海宝顺洋行自营商业后,旋即投入了“师夷自强”的洋务运动。此后容闳投奔曾国藩总督幕府,继续倡导他的公派留学主张。1863年,受曾国藩委派,他为筹建江南制造局,先后赴美国采购机器成功而获得好评。1868年,容闳再次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,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年,以供国家日后之用。1870年曾国藩被容闳说动,同意领衔上书,奏请朝廷派遣子弟们出洋学习,很快获得旨准,容闳被任命为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副委员,任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。1872年夏,容闳组织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洋赴美,中国公派留学的大幕自此开启。



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容闳。逝后安葬于康州首府哈特福德(Hartford)南郊雪松岗陵园(Cedar Hill Cemetery)的墓地。